

LANSEXIANGBI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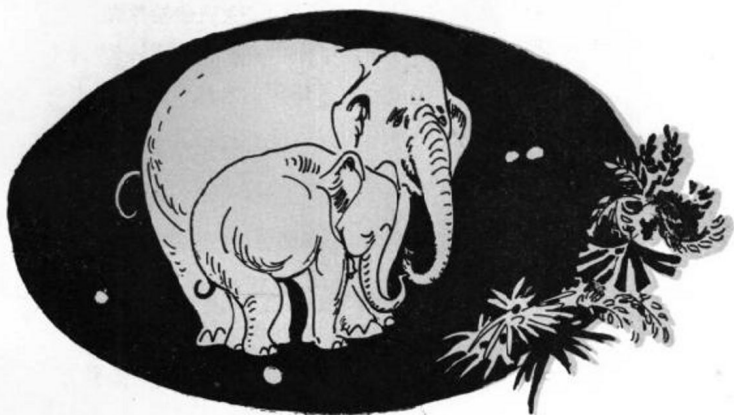
蓝色象鼻湖

张昆华 著



蓝色象鼻湖

张 昆 华 著



新 蕾 出 版 社

内 容 说 明

故事发生在风景如画的西双版纳。三个傣族少年为捕捉野象，勇敢地踏进了茫茫无际的原始森林。在美丽、神奇的象鼻湖畔，三少年遇到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危险，甚至几次面临绝境。后来在老猎人的帮助下，他们在象鼻湖畔“安营扎寨”，度过了惊心动魄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野外生活，终于捕获了两只可爱而又凶悍的野象，凯旋而归。

黑白插图：张杉红 汲成

蓝色象鼻湖

张昆华 著

*

新蕾出版社出版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4.375 插页 6 字数80,000

1981年3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数：20,001—40,000

统一书号：R 10213·48

定价：0.39元

目 录

第一章	西双版纳的夏天.....	1
第二章	背回一头小野象.....	13
第三章	走向茫茫的原始森林.....	27
第四章	啊，蓝色的象鼻湖.....	35
第五章	野象发出了怒吼.....	49
第六章	在无花果树上安家.....	63
第七章	深夜，“贵客”来访.....	77
第八章	糯晓鸟啼鸣的时候.....	93
第九章	猎人们在歌唱.....	107
第十章	再见吧，勐西纳森林.....	120
再版后记		134



第一章 西双版纳的夏天

在祖国云南边疆的西双版纳，有一座傣族聚居的寨子，名叫曼占寨。占，傣族话的意思是“象”。曼占寨，就是养象的寨子。这个寨子面朝波涛滚滚的澜沧江，背靠郁郁葱葱的勐西纳森林，风景十分美丽，就象是一座热带的花果园。围绕着傣家人每一幢竹楼的，是万紫千红的鲜花和各种各样的热带果木。这些景物，同边疆其他寨子倒是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



的是这个寨子名副其实地饲养着一头被驯服了的大白象，它的名字叫哥海。哥海，就是大青树的意思。养象人希望这头大白象能够象大青树一样长寿，才给它起了这个吉祥的名字。

今天，养象人波敢占和他的儿子岩勇，骑着大白象哥海到甘蔗田里搞运输来了。岩勇看上去有十五、六岁的样子，长得身强力壮，个头儿也比较高。他在自治州的民族中学读书。昨天，学校刚放暑假，岩勇傍晚回到家，今天早上一起床，他就硬要跟着阿爸来劳动。此时，岩勇骑在靠近大白象脖颈的部位，不时挥舞着赶象的牧杖；波敢占骑在大白象的乘坐上，悠闲地吸着一支老草烟，不时吐出一朵朵白云似的烟圈。波敢占看到儿子在熟练地驾驭着大白象向田间走去，心情十分舒畅。波敢占捕象、驯象、养象，半辈子都在和象打交道。后来，他渐渐感到自己老了，唯一的心愿就是想尽快把岩勇培养成一个出色的养象人，好把养象的本领，一代一代传下去。波敢占记得，岩勇还在吃奶的时候，他就把他抱到象背上来了。别的孩子见了那拖着一根长鼻子，扇着两片大耳朵的大象，都会害怕得呀呀直哭，可他的儿子，就象是与象有缘份似的，一沾着象背，就会高兴得嘻嘻地笑。再稍长大一些之后，他就更离不开象了。一天不骑上去，饭也吃不进，水也喝不下。因此，人们说岩勇是“象背上长大的人”。

这会儿，那广阔无垠的甘蔗田里，真是一派繁忙的劳动景象。只见那银光闪闪的砍刀，在甘蔗林中上下翻飞着；那交织在甘蔗田间的小路上，不少人在搬运着甘蔗。波敢占和岩勇的任务是搞长途运输，让大白象把那一堆堆小山一样的

甘蔗，驮到自治州的榨糖厂去。大白象的力气可大啦，一次就能驮上千把斤。干这种活儿，岩勇和他的阿爸波敢占一样，也是个老手了。正当他们骑着大白象往前走着的时候，忽然，从路边的甘蔗田里，飞出了一声女孩子的叫喊：

“波涛^①，岩勇，等等我！”

不一会，甘蔗林里就钻出一个傣族小姑娘。她一身傣家姑娘的打扮：头上包着印花的长毛巾，身穿一件紫色的小坎肩，下着一条淡蓝色的筒裙，身材苗条，模样俊秀，在柔美中显出一副刚强的性格。这姑娘名叫玉芭，今年十三岁，刚上中学，她也是一个养象迷，经常到



^①波涛：傣语，大多。

岩勇家来帮着养象，和大白象混得也很熟。这不，大白象见她跑过来，还举起长鼻子向她打招呼呢。

“啊，玉芭，快来，跟我们驮甘蔗去！”岩勇刚说完，玉芭已到了跟前。

大白象伸出长鼻子，让玉芭骑上，然后朝上一卷，好似一只有力而灵巧的大手，把玉芭送到了背上。玉芭骑上大白象，可神气啦。她不时向大路两边东瞧瞧西望望，她是想看看人们是否注意到了这大象的背上还有我玉芭呢。因为她觉得，哪一个女孩子能象她一样会骑在大白象身上呢？

大白象驮着波敢占、岩勇、玉芭来到一片高大茂密的甘蔗林前。突然，一个象天兵天将似的少年大吼一声，忽地从高处跳了下来，他伸开两臂，拦住了大白象的去路：

“哪里去？不让我岩拉骑上去，你大白象就休想通过！”

岩勇和玉芭一看岩拉摆出这副架势，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岩拉今年十四岁，是他们的同学。就象他的名字的含义一样，在中学里，岩拉是个闻名全校的调皮捣蛋鬼。女同学见了他都要惧怕三分呢！可是，大白象却不管他的这套战术。在大白象的眼里，岩拉只不过跟那些猪啊狗啊一样，是一只根本没有放在它眼里的小动物。哥海把它的长鼻子轻轻一挥，就把岩拉拨拉到了一边，自己照常大步向前走去。看到岩拉的狼狈相，岩勇和玉芭笑得更厉害了。还是波敢占发了善心，连忙向大白象发了命令：

“哥海，吁——，站住！”

大白象果然乖乖地站住了。这时，岩拉感到一阵羞恼，气得眼泪都差点掉出来。

“哥海，抬，抬起后腿，让岩拉上来！”波敢占用手拍了拍大白象的屁股，只见它把右蹄一抬，象筑起了一座台阶，波敢占伸出双手，喊道：

“岩拉，来，上，波涛拉你！”

岩拉顿时高兴了，踩着象蹄一跃，被波敢占一把抱到了象背上。

“谁叫你象个小强盗似的，对哥海来硬的。”玉芭笑着，向岩拉说。

“我是开开玩笑嘛，它倒认真了。”

“大白象可懂事啦！”岩勇伸出右手，搂着岩拉的肩膀，挺认真地说，“你对它好，它才会对你好呢。”

波敢占和三个孩子骑着大白象，一路说笑着，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一棵大青树下。这儿已经堆放着几大堆甘蔗了。波敢占和孩子们从象背上滑了下来。波敢占一估量，这些甘蔗还不够大白象驮一次呢，就向岩勇他们说道：

“岩勇，我们先到地里去砍一会儿甘蔗，等甘蔗多了一些了，再来上驮子。”

“好，砍甘蔗去罗，砍甘蔗去罗！”岩拉由于难得骑一回象，心里十分高兴，跟着波敢占钻进了路边的甘蔗田里……

人们走了以后，大白象在大青树下转游了一圈，用鼻子拔起几蓬青草，慢慢地嚼着。不一会儿，从路上走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头戴一顶烂毡帽，身穿一件绿底印着大黄叶子的半新不旧的衣裳，脚上穿着一双没有了后跟的塑料鞋，手里还打着一把红红绿绿的大花伞，嘴上哼着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的小调。这人的本名叫岩轰，可大伙儿背地里都把他叫做滚

拉格，意思是喜欢小偷小摸的人。岩轰今年已经四十岁了，力气还是有的，但就是不愿好好劳动。昨天晚上，他去山上打猎，在森林里碰到爱尼寨的几个猎人，他一阵甜言蜜语，就把人家的酒喝光了，醉得在山上躺了一夜，这会儿才刚下山来。他来到大青树下一看，一个人影也不见，只有大白象在那儿吃着青草。就在大白象身边，堆着几堆甘蔗。岩轰又一看左右确实没人，便动心了，他也不顾饥渴和疲劳，伸手就抱了一捆甘蔗扛在肩上，正转身要走，突然，感到有人从后边拉了他一把。他回头一看，哟，哪里是人，原来是大白象向他伸来了长鼻子。岩轰不觉出了一身冷汗，知道事情办糟了。就在岩轰想拔腿溜掉的时候，早已身不由己啦。就象是被一块磁铁吸住一样，他的身子连那一捆甘蔗，已被大白象的鼻子紧紧地卷住，举到了半空中。

岩轰急了，拼命挣扎着，双脚乱蹬，都无济于事。他知道硬的不行，就是自己长出一千只手，也斗不过大白象的鼻子啊！于是，他就来软的。他不敢高声叫喊，只好小声说道：

“哎，哥海，求求你，饶了我，把我放下去！”

可是，大白象根本听不懂岩轰的话，照样把他举着，使他上不沾天下不着地悬在半空中。

岩轰拼命用胳膊扭打，甚至张开了嘴，用牙齿去咬象鼻子。可是，岩轰的牙齿哪里咬得动那大象的鼻子呢？这一来，反倒惹恼了大白象。它用鼻子紧紧地卷住了岩轰和他偷的甘蔗捆，一上一下地晃荡起来。

岩轰渐渐地感到有些头晕了，加上肚子是空的，晃荡了几下，便忍不住“哇”地吐了一口又黄又苦的苦胆水，更感

到五脏都要掉出来似的难受。他叫唤得更加厉害了：

“哎哟，我的妈呀，再不放下，我就没命啦，我真的再也不敢啦，我的象爷爷哟！”

这时，大白象见岩轰呕吐出了什么腥臭的东西，便停止了摇晃，但还是把他用鼻子紧紧地卷着，举在半空中，让他烤太阳，并且发出了两声长长的呼唤：

“呜……呜……”

波敢占和岩勇正在挥刀砍甘蔗，忽然听到了大白象的两声长鸣。

“这是警号！一定出什么事情了。”

波敢占和岩勇握着长刀，连忙向大青树跑来。正在田里劳动着的乡亲们，看见他父子二人在奔跑，也以为出了什么事，都跟着跑了过来。

不一会，玉芭和岩拉也追上了岩勇。这时，大白象的“呜呜”的吼声还是一直没有停。吼声中，偶尔还夹杂着一个人的哭喊声。

等到波敢占和岩勇跑到了大白象身边，一看，原来是大白象把那个好吃懒做的岩轰用鼻子举在半空中，让他上不得也下不得。

“怎么回事？”波敢占着急地问着，忽然他发现岩轰还抱着一捆甘蔗，心里便明白了。

“波敢占，救救我呀，叫哥海快把我放下，我又晕又吐，受不了啦！”岩轰叫唤的声音听着怪可怜的了。

这时，许多社员也跑来观看。大家一见岩轰这副模样，便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哦，原来你是想偷社里的甘蔗呀！”

“哥海真是抓得好，也该让岩轰这个懒虫，好好尝尝偷东西的味道啦！”

“我没有偷甘蔗呀，乡亲们！”岩轰满头大汗，在半空中哼哼唧唧地说，“我也是好心做好事，看见这捆甘蔗掉在路中心，想拾起来把它堆上去，就被哥海给抓，抓……”

“别狡辩了，哥海不会冤枉你！”波敢占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心想，岩轰拿一捆甘蔗，也算不了什么，这半天也够他受的了，便问道：“岩轰，你说清楚，你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

“哎哟，就算是做坏事得啦！”

“下次还敢不敢偷东西？”大伙儿也问道。

“不敢啦，再也不敢啦！”岩轰叫着，汗水象雨点一样洒在地上，“这回连老命都差点保不住，下次哪还敢呐！”



“好啦，哥海，岩轰认错啦，放他下来吧！”波敢占边说边向大白象比了一个手势。

哥海得到了主人的命令，把鼻子垂下来，松开了岩轰。岩轰双脚一落地，连掉在地上的毡帽也顾不得拣，撒腿就要跑。

大伙儿嘻嘻哈哈地轰笑起来。波敢占帮岩轰拾起了毡帽，给他送了过去，并笑着说道：

“岩轰，哥海帮助帮助你，让你烤烤太阳，对你有好处呀！按理说，你应该比哥海懂事才对，可你连它都不如。”

岩轰不等波敢占说完，就带上毡帽气也不吭地溜走了。

岩轰走后，波敢占便带领着岩勇、玉芭和岩拉给大白象捆甘蔗驮子。社员们又一边说笑着到地里砍甘蔗去了。

经过了一天的紧张劳动，象是懂得人们的心思似的，澜沧江给曼占寨送来了一阵阵凉风。西双版纳夏天的黄昏，爽快而又欢乐。早出的星星，升起在勐西纳森林的上空，仿佛是开放在暗绿色湖面上的金色睡莲。傣家姑娘们刚刚在澜沧江里洗浴过，那湿漉漉的长发，拖在左肩，右肩上用竹扁担挑着的瓦罐里，水面上飘映着淡淡的星光，还不时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担水姑娘一个个都把莲藕一样洁白的手臂搭在扁担上，另一只手臂则轻快地前后甩着，远远看去，就象是在苍茫暮色中飞翔着的一只只大雁……

晚饭后，随着夜色的渐渐浓密，曼占寨欢腾起来了。姑娘们忙完了家务劳动，把纺车拉到凉台上，吱吱嘎嘎地纺着棉线。小伙子们披着薄薄的棉毯，这家进进，那家出出，或

者只敢站在篱笆外边，轻轻地吹着那心爱的竹竿^①，向姑娘们表达心声。因为玉芭的年龄还小，啥事都不懂，所以，大姐姐们都不愿让她在身边。玉芭只好去找岩勇玩儿。

玉芭顺着寨子里曲曲弯弯的小路，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岩勇家。这时，波敢占，岩勇和岩勇的阿妈还正在吃晚饭哩！

“玉芭，京豪^②！”波敢占微笑着，热情地叫玉芭来和他们一起吃饭。

“不啦，我早吃过罗！”玉芭取下了身上披着的毯子，顺手从火塘边的草墩上拿起了一本小画书翻起来。

“玉芭，榨糖厂可好玩啦，全是机器榨糖，你怎么没有去？”岩勇扒了一口饭，问道。

“我……下午，我阿妈叫我在家里学绣花……”玉芭说着，还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在火光的映照下，玉芭的双颊象贴上了两朵红玫瑰花，“阿妈说，姑娘不绣花，就象黑乌鸦！”

玉芭说得岩勇阿妈也笑了。

吃完了饭，波敢占站起身来说：

“人吃饱了，还得喂哥海呢！”

岩勇一听，连忙说：

“阿爸，你累了一天，我去喂吧！”

“那好，你们娃娃家多勤快点。”波敢占又在火塘边坐了下来，“青草、芭蕉杆，你阿妈都放在背箩里了，就搁在楼梯脚下。”

① 竹竿：傣家人的一种类似笛的竹管乐器。

② 京豪：傣语，吃饭。

“我跟岩勇一起去。”玉芭也是最喜欢大白象的，所以她常来帮岩勇喂哥海。

“好，你们就一起去吧！”波敢占说完，笑了笑，又低下头去，把嘴逗在水烟筒上，咕噜咕噜地吸开烟了。

岩勇点燃了一束油柴火把，便领着玉芭下楼去了。接着，竹楼下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声，然后，那火把的红光渐渐转移到了院子的东厢，那儿就是养象房。



可就在这时，突然传来岩勇的一声惊叫：

“啊……不好啦！”

波敢占一听到这异乎寻常的声音，手里的水烟筒一下子掉在竹笆上，连忙站起来，跑到竹楼外的凉台上，大声问道：

“岩勇，怎么啦？”

“阿爸，哥海……它……，口吐白沫，睡倒在地上啦！”

波敢占一听，急坏了，他顾不得下楼梯，使劲用小肚吸了一口气，就咚地一声从凉台上跳了下去。他还不等脚在地

上站稳，就向养象房跑去。

波敢占几步跑到养象房，一看，大白象果然是口吐白沫，卧在地上，只是那眼睛还是水汪汪的。波敢占的心象被撕着一样的疼。

岩勇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了：

“阿爸，大白象怕……怕是今天在大青树下，吃草中了毒……”

“波涛，怎么办哪？”玉芭急得手足无措了。

“快，赶快急救！”波敢占边说边伸出手来指了指，“岩勇，你和玉芭去园子边挖嫩竹笋，我去楼上冲红糖水，还有……还有那包解毒药，我是放在，放在……”

岩勇和玉芭早向园子奔去了。波敢占也急不可待地跑上竹楼去找药。只有大白象仍躺在地上，嘴里发出了“呜——呜”的轻微吼声，仿佛是在告诉人们，它绝不愿轻易地死去，它正用那顽强的生命力和毒草搏斗着，搏斗着……

第二章 背回一头小野象

栽在象房旁边的洁白的洛沙利花，是亚热带的一种奇异的花草，夜越深它越放出浓香。这会儿，洛沙利花渐渐地失去了香味，说明天色已经越来越亮了。几只画眉鸟，也不管你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紧张的事情，它们象往日一样，照常飞到象房前那棵牛肚子果树上，婉转地啼叫着，象是在赛歌。

波敢占能听得进画眉鸟那动听的歌唱了。经过一夜紧张的抢救，大白象已经脱离了危险，它又站起来了。波敢占那颗揪得紧紧的心，松快了。

昨晚上一直做波敢占的助手、参加抢救大白象的岩勇和玉芭，这时，也仿佛是从心上拿掉了一个称砣似的，觉得心情轻松多了。岩勇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伸手去抚摸着大白象的鼻子，说道：

“哥海啊哥海，你真是好样的。”

“好，大白象总算救活了！”波敢占伸出两只手，亲切地拍了拍岩勇和玉芭的肩头，“你们昨晚也累了一夜，放心地睡觉去吧！”

“阿爸，那你呢？”岩勇问道。

“我呀，我人老骨头硬，天一亮也就睡不着了。”波敢占说着，伸伸胳膊，“我想去森林里，找上几剂草药，再喂喂哥海，把它的肠胃调理调理。”